



【窥海斋】

回到离诗最近的地方

□林少华

我就这样久久看着窗外，看着窗前。我明白了，我的窗前就是诗，至少是最接近诗的地方。你说，退休后我还有别的选项吗？

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建议政府鼓励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退休后回乡居住，并为其提供方便，以便充实和带动乡村文化教育以及道德建设，促使文化下行。不知是否直接与此相关，其后不久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做好退休人员工作的文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位政协委员建议的内容，要求有关部门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退休人员回乡当“新乡贤”。

其实，我国古代一向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的传统，加上在乡的读书人，构成受人尊敬的乡绅阶层，教化乡里，引领民风，催生无数晴耕雨读的动人场景。所谓“礼失求诸野”，并非虚谈。

作为我，旧乡绅也好，新乡贤也好，固然愧不敢当，也当不了，但从心情来说，我是多么渴望回乡过田园生活啊！假定今天人事部门通知我退休，明天一早我就一个箭步钻进高铁或一个趑趄爬上飞机奔回乡下。事实上，近几年每年一放暑假我就急匆匆打道回府，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此刻我就坐在乡居书房久久注视窗外。迎窗是十架黄瓜、十五架豆角，列五路纵队排成方阵，齐整整任我检阅。豆角早已爬满架了，叶片重重叠叠，绿得呛人。蓝白两色玲珑小花到处躲躲闪闪，而底端已然拎出串串巴掌长的豆角。相邻的黄瓜蔓则较为从容舒展，叶片呈水平状摇摇颤颤，其间不时探出头顶黄花的小黄瓜。也有的一立在绿叶一端，造型仿佛奥运健儿正驾驶帆船追逐逐浪。

豆角架、黄瓜架前离窗不到两米的地方就全是

花了。正对着我的几株锦葵浑身上下缀满条纹清晰的淡紫色五瓣花朵，含羞带娇，楚楚动人，难怪《诗经》中用其来赞美心仪的女子（“视尔如苕”。苕，锦葵）。锦葵左边是蜀葵。是否产于蜀地一时无暇查考，但以眼下网上就四川省花投票情形来看，其得票遥遥领先。四川人民好眼力！首先，蜀葵个头绝对高挑，拔地而起，卓然特立，倏然间轻松摸高房檐。若组织草本花篮球队，前锋非此花莫属。其次，性格倔强，主根如钻头一般直钻地下，故高而不倒，如玉树临风，摇曳生姿。再次，花期长，朵朵攀援而上，且不断有花蕾自腋下生出，前赴后继，愈开愈勇，直至霜降才勉强鸣金收兵。喏，我窗前的几株，白的，白嫩嫩秀色可餐；红的，红艳艳顾盼生辉；粉的，粉莹莹光彩照人。若以整体观之，个个皆如圆圆的小盾牌贴茎护梗，威风凛凛，虎虎生威，女汉子也！而在老舍笔下，则又多了一番柔情：“那粉团儿似的蜀菊（即蜀葵），衬着嫩绿的叶儿，迎着风儿一阵一阵抿着嘴笑。”

锦葵右侧是一大丛虎皮百合——东北习惯称之为卷莲花——未开时形如微型导弹，倒挂枝头。开时哗然炸开，八枚花瓣，枚枚向上翻卷，唯独花蕊凛然向下，状如水鸟直冲水面啄鱼，极具力度之美。再往右就是百日草家族，家乡人习称步步高，取其开花时依序由下而上，“步步高”。此花原产墨西哥，不知何时登陆吾国大陆，尤以东北居多，房前屋后，院里院外，连同花下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崽咕咕觅食的身影，几乎温暖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由于这个

缘故，是我每年种得最多和最在意的花，今年仅窗前就有一二十株。大朵红色重瓣，如昔日上海滩雍容华贵的少妇；小朵粉色单瓣，则如邻院情窦初开的村姑；白色的恍若一掬初雪，黄色的宛似半点夕晖。即便同是红粉白黄，亦深深浅浅别具变化之美。基因使然？No，上天的杰作！

此外还有波斯菊、鼠尾草、石竹、凤仙……波斯菊以自动铅笔芯般纤细的长茎毅然挑起八枚锯齿形花瓣，朵朵单挑，枝枝独立，不偏不倚，却又那般谐调，而且无风自摆，超凡脱俗，纯然一缕缕情思、一个个灵感的物化。鼠尾草果如鼠尾，相互簇拥，近看如十几只小松鼠齐刷刷翘起紫色的尾巴，远看如一堆紫色的火焰，而若成片横陈野外，恰似彩霞坠地，蔚为壮观。再看石竹花。石竹和康乃馨是我家，但相比之下，我更中意单瓣的石竹，尤其那紫色花眼，对视之间，显得那般机灵、俏皮，含情脉脉，若有所语，极富田野风情。凤仙花则全然另一副风采，枝茎硕壮，如透明的琥珀，花朵如缩微的“马踏飞燕”，参差缀满腰间，有花枝，但绝不招展。

更让人动心的是，这些花大多刚开，格外生机勃勃，平添气势之美，加之彩蝶两两翻飞，蜜蜂依依盘旋，山雀歌晴，青蛙唱晚，鸡鸣野径，落晖炊烟……我就这样久久看着窗外，看着窗前。

我明白了，我的窗前就是诗，至少是最接近诗的地方。你说，退休后我还有别的选项吗？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人生随想】

一场『非典型』的60后同学聚会

□刘天放

得知我们北外同学相识28年后即将团聚母校的消息，我的心情格外激动。28载，那是怎样的一个轮回？现代通信手段让我们当中的热心同学在寻找其他同学时，虽费尽周折，却也把“失散”多年的老同学终于都找到了。定下来聚会的日期，我们几个组委会的同学经过精心策划，一场激动人心的相聚时刻就要到来了！

不过，提起近年流行的同学聚会，总令人感到些许慌乱和担忧，盖因从当下频繁的同学聚会后传来的消息看，一般都是“满满期待而去，失望悻悻而归”；同学聚会经常变成了“摆阔会”、“攀比会”乃至“老情人会”。同学聚会中传递的攀比、嫉妒、虚伪等，令人不爽和厌恶。由此，就连我这个与世无争的教书匠，也曾想到过是否会有“杂音”现于同学聚会上。当然，就是有也属正常，那么多同学，又经过近30年磨砺，难免形形色色。

我们这批北外88级英二系的同学，现都已50岁以上，以60后为主（以下谈到的60后专指我们这批人），是当年光荣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全不具备“拼爹”的资格，均是靠自己的勤奋才考入北外深造的。当时我们除了读专业书，还读弗洛伊德、黑格尔、托夫勒的书，听的是张明敏、费翔、苏芮的歌。我们都吃过粗粮，骨子里就有对“吃肉”生活以及对知识、自由、真理的渴望。至少，我们可以在闲暇时读读历史、哲学、美学、法律、小说、诗歌等，甚至自己动笔写点感想并想方设法地发表在报刊上。那时没有手机、移动互联网，打电话都要在公共电话室排队，与家人联系要靠写信和电报，读书要从图书馆借或自己买。不过，那也培养了我们的一点毅力和耐力。

我们最终还算“挣到了自己的面包”，50多岁的人了，要是还不能自食其力，就要挨板子打屁股了。毕业后我们中不少人成了教师，一些人还散居于异国他乡。就是混得再差，也当了外交官、企业家，还有更“不幸”的竟成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土豪”，呵呵，差不多都成了社会中坚，年龄上讲也该如此。当我们握手、拥抱、流泪、叙旧时，同学间看不到、听不到谁在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更没有“比阔”的无聊。我总觉得“60后”与“80后”和“90后”有巨大的差别，那不是性格上的，而是刻着时代的烙印。“60后”与“70后”也不一样；“60后”的教育虽谈不上完整，但知识结构更趋于合理，当时虽找不到更多的书读，却也可以读读“闲书”。正因如此，“60后”对人的思考、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人性中的善恶更敏感。

“60后”较为单纯、率真，是因为其成长的年代，虽然经过多年的磨砺有些“失真”，但相比之下纯真还算留存不少。“60后”或许还有些个性和趣味，讲究一点尊严、情调，那也许是读了很多杂书的缘故。不少“60后”为人处世缺少城府，还能保持一点气节，都为吃“细粮”而抗争过，知道里面的凄苦，更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谁也帮不上自己，还要为社会承担一点责任。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流露。

“60后”不像之前的“50后”甚至更远，仅与“文革”擦肩而过，没有亲身参与过更多疯狂的政治运动。虽说后来也中毒不浅，却也疗毒迅速，基本上是沿着改革开放的轨迹而来。“60后”没有像“80后”、“90后”那样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却有着更加宽泛的知识面和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这就似乎使其有了更愿意刨根问底，对一切已知的东西自然产生质疑乃至批判的冲动。

还是回到聚会。我们一本正经地在北外特意留给我们的办公楼里的一间会议室举行了同学聚会仪式。同学们来了一大半，就连当初年近四十、现已年近七十的辅导员老师也来了。我们组委会每个人分工明确，把聚会搞得像模像样；国外的同学还发来视频祝福。尤其是在自由发言环节，同学们都在讲述北外经历给自己带来的自信，令自己的事业有了底气。大家都在感恩，用心倾诉，也讲述着当年同学间互通信息，才使另外一些同学有了更理想的工作。我还发现，我们同学中除了“外交官”算是个“官”，其余都不是官，这足以说明我们骨子里都在追求些什么。

近两天的活动，同学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及自己的财富、职位、荣誉，那好像是一种自觉，更像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修养。当然，大家分别了这么多年，各自在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肯定会有差异。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价值的多重取向，可我们都没有去触碰，这就显得很难得。对此，我为我的这批同学感到骄傲。就是土豪同学开着他那辆顶配路虎来接我们的时候，也仅是出于老同学的善意。我们约好了，明年还要在青海相聚，青海的同学们主动做东，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我们彼此那相同的一段经历，大家都很珍惜。我们这次相聚，肯定不是一场典型的“60后”同学聚会，可我们感觉又是如此正常，因为我们是北外88级英二系的同学，我们就是与众不同！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